

美学译文

AESTHETICS

①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美学译文

(1)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美学研究室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美学译文

(1)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左北京发行所发行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220千字

1980年12月第1版 1982年11月第2次印刷

印数7,501—27,500册

统一书号: 2190·019 定价: 0.94元

目 录

席勒与马克思关于活的形象的美学

〔美〕 L. P. 维赛尔 (1)

审美趣味的衡量标准

〔美〕 乔治·桑塔亚那 (27)

结构主义——符号学

〔美〕 比尔·尼柯斯 (46)

美学的相关性

〔英〕 哈罗德·奥斯本 (54)

审美知觉与客观性

〔英〕 弗吉尔·奥尔德里奇 (73)

艺术作品

〔英〕 阿诺·理德 (86)

现代艺术的哲学基础

〔英〕 理查德·赫尔兹 (137)

音乐演奏中的创造性

〔英〕 尼格尔·哈理森 (157)

中世纪的美学

〔英〕 吉尔伯特·库恩 (168)

鉴赏力与文明

〔法〕 R. G. 塞斯兰 (195)

历史唯物主义是分析审美活动 的世界观——方法论基础	〔东德〕劳夫·孟察耶夫 卡尔——海因茨·施瓦贝 (209)
列宁的反映论与形象思维的本质	〔苏〕尤·鲍列夫 (228)
论美学基本范畴的体系 (理论分析的尝试)	〔苏〕E.Γ.亚科夫列夫 (245)
直觉主义的美学	〔苏〕列尹协罗夫 (265)
美学的现代课题	〔日〕今道友信 (284)
论乔巴蒂斯达·维柯	〔意〕克罗齐 (299)
后记	(314)

席勒与马克思关于活的 形象的美学*

〔美〕L.P.维赛尔①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异化劳动”一节中，马克思部分地洞察到非异化的人之本质——（不久）将来共产主义的人性。人“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②由此，马克思揭示出共产主义社会需要一种审美的规范，其言外之意就是，异化之人的离异多少包含着缺乏这样一种规范。

虽然审美规范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显然很重要，但令人惊异的是，过去很少有人试图即使是极其概略地说明：什么是“美的规律”、它与异化的关系以及在社会主义生产条件下异化是怎样随之消除的。确实，绝大多数的评论家，无论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主义者，都只是模糊地意识到马克思关于异化概念中的审美规范③。同样令人惊异的是，

* 译自美国《美学与艺术评论杂志》1978年冬季号，189—201页。

① L.P.维赛尔系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德国语言及文学教授——译者。

② 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第51页。

③ 因为这种评论家如此之多，所以我只能举几个代表性人物。参见D. 贝尔《异化的重新发现——有关历史的马克思研究评述》载《美国哲学杂志》第56卷（1959）第933—952页；L.D.伊斯顿《异化与早期的马克思的历

G. 卢卡契和D.D.艾勃特在其分别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美学著作的尝试中,没有引证马克思关于“美的规律”的论述。因此没有解释这一规律^①。有些学者往往顺便地引用了这段论述,而很少加以解释^②。H. 考赫和A. 瓦斯桂茨两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是值得注意的例外。他们援引了这段论述并作了有益的说明。不过在我看来,他们未能充分揭示出马克思1844年著作的历史深度^③。

R. 加劳弟断言,马克思所称的人性在其最深刻的意义上将赋予每个人以成为人、创造者和诗人的可能性。它的全部意义表现在M. 高尔基所说:“美学是未来的伦理学”^④

史》载美国《哲学及现象学研究》第22卷(1961)第193—205页;K. 哈特曼《马克思的理论—主要著作的哲学探讨》(柏林,1970)第126—192页;K. 略维特《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关于人的自我异化》载《社会研究》第21卷(1954)第204—230页;H. 马尔库斯《理性与革命—黑格尔与社会理论的兴起》(波士顿,1960)第273—294页;J. 奥尼尔《卡尔·马克思早期及后期著作中的异化概念》载《哲学及现象学研究》第25卷(1964—1965)第64—84页;H. 波皮茨《异化的人—青年马克思的时代评论与历史哲学》(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67)第122—236页;R. 施拉赫特《异化》(花园城1971),第73—122页;P. 瓦尔顿和A. 甘布雷《由异化到剩余价值》(伦敦1972),第10—23页。

① 参见卢卡契《马克思与恩格斯美学论著导引》载《美学问题》(柏林1969),第205—232页;埃勃特《社会激进主义及到1968年的艺术》(纽约1970),第84—113页。

② 参见M·里夫什茨《卡尔·马克思与美学》(德累斯顿),第120页;I·梅萨洛斯《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第2版(伦敦1970),第209页;M. 瑞德《马克思对艺术和审美价值的解释》载《英国美学杂志》第7卷,(1967)第237—249页。

③ 参见考赫《马克思主义与美学—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的美学理论》(柏林1962),第106—117页;瓦斯桂茨《艺术与社会—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集》译者M. 瑞欧富兰柯斯(纽约/伦敦1973),第45—95页。

④ 《马克思—他的思想发展》译者N. 阿波梯克(纽约1967),第203页;同样地,H. 马尔库斯使审美经验进入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境界”概

鉴于审美规范对于马克思学说的重要性，并且又缺乏对于这一规律组成内容的说明；具体说来，就是缺乏对什么是“美的规律”的说明，所以本文的首要任务就是初步地然而尽量详细地阐述这些审美规律。但这并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任务。《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往往是很难解释的。只有散见于三、四页中的少数几段文字是直接涉及美学内容的。马克思自己没有说明他所指的“美的规律”是什么，可是显然它牵涉到重要而又不明确的“类的存在物”的概念。依我看来，如果不考察直到马克思为止的“思想史”，就不可能充分理解马克思的“美的规律”，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为什么在他关于异化的社会经济问题的分析中首当其冲地引入美学的内容。具体说来，我将以F. 席勒（1759—1805）作为历史工具，以便推演出一种启发式原理来解释马克思所初创的美学。

我选定席勒并非随心所欲。D. 麦克雷兰在讨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注意到了它的美学方面，虽然他没有引用马克思关于“美的规律”的论述^①。在该文中，D. 麦克雷兰接受了这样一种见解：马克思关于人活动的方式是艺术的，并源出于浪漫主义，特别是来自席勒。D. 麦克雷兰认为席勒的《美育书简》（1795）就是来源之一，进而简略地作了引证^②。我无法确证，马克思是否熟悉《美育

念的基本范畴。参见《解放文集》（波士顿1969），第24页。此外，L. 特罗茨基确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艺术与自然将在工艺生产中成为一体。参见《文学与革命》译者R. 斯特隆斯基（安阿伯1971），第250—251页。

① 参见《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纽约1970），第187—189页。

② 所有引证出自《席勒全集》第4卷《诗歌与论文》（纽约），第33—125页；此处所引均注明《美育书简》及其页数。有关席勒美学及哲学的第二手资料见L. P. 维赛尔《席勒与德国浪漫主义的起源》载《浪漫主义研究》第10卷（1971），第176—198页。

书简》，然而在十九世纪初叶这部著作对于每个对美学理论感兴趣的知识分子来说都是重要的^①。这部著作的影响是巨大的^②。

换句话说，正如克罗内所指出，席勒作为一个美学理论家，他所取得的成就是划时代的，“他确定了审美动机直接影响对哲学任务本身的理解并提出了它的解决方法，他开辟了通向绝对唯心主义的道路（即到达黑格尔）”^③。德国的唯心主义者，不论是古典主义者（席勒和歌德），浪漫主义者（许莱格爾、诺瓦利斯、谢林）或者绝对主义者（特别是黑格尔）都试图从哲学上说明，人的“解放”需要一种“综合”。H.A.柯夫关于《歌德时代》（约1780—1830）写道，“而且目标是……综合”，“悟性和理性，自然和精神，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自然唯心主义和理性唯心主义，现象和自在之物，观念和现实——或称为诸对矛盾的综合”^④。我的争议在于，马克思也会以这种愿望参与建立新文化的综合吗？这是唯心主义为之寻求哲学理解的基本问题。马克思没有拒绝这个问题，他只是为这个问题的解决建立了唯物主义的前提。无论如何，席勒在其《美育书简》中沿着这个方向迈出了第一步。然而最重要的是，席勒认为现实与理想的调和一致才能使人的感性特殊与理性普遍作为审美体验进入人

① 马克思在《莱茵报》第334期（1842年11月30日）上曾经提到席勒“是思想运动的预言家”。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纽约1975），第1卷，第291页。

② 关于席勒在唯心主义发展中的关键性作用，参见R.克罗内《由康德到黑格尔》（图宾根1961），第2卷，第45—47页。

③ 同上书，第46页。

④ 参见《歌德时代的精神》，第7版（莱比锡1964），第2卷，第104页（译文是作者自己译的）。

的意识。^①这一主题构成了W.F.梭尔格、G.W.黑格尔和T.维什美学理论的主要内容。这些都是马克思读过的^②。

席勒关于活的形象的美学

思想基础

席勒哲学和美学思辩的核心是设想作为逻辑公理的绝对力量。席勒美学是一种关于附丽于人的神性力量通过感性媒介即经验领域显现方式的理论。席勒确信，他在人身上发现了“一种可以称之为神性的倾向，在其无限终点上它的最富特征的属性是神性，即显现为绝对的统一（全部现实的必然性）。毋容争辩，人本身在他的人性中具有一种神性的素质。通往神性的道路在每一方向上为他开放着。”^③这种独立自在的力量“由自由中、由我们自己神圣本性的心中吸取源泉”^④。只有当人在生产创造、在行动中，也就是说使各种经验处于他自身的统一体中时，才能实现人的神圣本性，达到自我意识。力量的绝对显现及显现的绝对统一是实现了的同一神性——力量倾向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由经验领域加以媒介和统一。自由，即力量的觉察，只有在人的经验体会

① 由于席勒把人的“解放”看成是美学的本质，马尔库斯认为席勒美学代表了“最先进的思想立场之一”。参见《性爱与文明——对弗洛伊德哲学的探讨》（纽约1955），第171页。

② 参见黑格尔《美学》第1卷；K.W.F.梭尔格《美学讲义》（1829）K.赫斯编辑（达姆施塔特1962）；F.T.维什《美学》（罗伊特林根/莱比锡1846），第1卷；第9—31页。

③ 席勒：《美育书简》第67页。

④ 《论优美与崇高》（1793），《席勒全集》第224页。此处所引均注明《优美》及其页数。

中并通过经验体会才能成为人的意识的对象。

人类学基础

在席勒看来,体验绝对价值的需要不仅是人的感性冲动,更是他的类的存在物的表现。席勒将人的类需要称作“形式本能”。“形式本能对其对象具有绝对形式,即由他律确定的自由:它须把人本身以内只是世界的东西消除掉,并把和谐引入一切变化中。换句话说,他须把一切内在的东西变成外在的,把形式授予一切外在的东西”^①。然而席勒强调指出,从人类学考虑,人也是一种物质存在,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一种自然存在物。席勒把人作为享乐对象的自然对象的需要称为“感性本能”。“感性本能用牢不可破的纽带将趋向更高境界的精神与感性世界连接起来,将在无限中最自由地发展的抽象召回到当前的界限以内。思维可以暂时地避开感性本能,一个更坚强的意志可以成功地抗御它的要求;但是被压抑的本性立刻就恢复它的权力,对我们的存在要求现实,对我们的认识要求一个内容,对我们的行动要求一个目标。”^② (席勒的观点如同马克思那样,认为人必须占有和征服自然界使之用于人的物质的或精神的需要。席勒认为的人性理想需要人在自然之中(而不是之外)去完成,也不是在一个纯粹本体的领域中去完成。

在席勒看来,人的精神的和物质的需要只有被综合为一个整体才能得到满足。这一点只有当人将原始的自然界转变成表现人的存在的整体之一种形态时才能达到。换句话说,在一个由人改造了世界上,在一个人造宇宙中,人的形式本能和感性本能就都会得到实现。席勒称这样一个世界为

① 席勒:《美育书简》第66页。

② 席勒:《美育书简》第69页。

“文化”。在席勒那里，“文化”意味着人制造和生产的每一件东西，无论是艺术作品、科学或意识形态理论、或者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制度。文化必须“同样公正地对待人的两种基本人类学的本能”^①。自然（受动性、物质需要或感性本能）与精神（能动性、创造性或形式本能）的统一，在文化领域里代表了人的存在的最高理想，代表了他的存在的未来。“把这两种特性统一起来，人就会兼有最丰满的存在和最高度的独立自由，而不会消没在世界之中，他将以其现象的全部无限性将世界吸取到自身之中，并使之服从于他的理性的统一体（自由）”^②。在其自身的统一体中包含现象之无限的存在确实是一种“神性”的创造者，由此所含摄的各种经验将反映出这种存在的神性创造。总之，作为文化，自然界成为人的精神的体现，成为人自身的对象化。人在物质和精神上进行自我生产，他同时把他自身看作是他自己的创造者。这样一种见解以审美体验而进入意识。

异 化

席勒对他所处时代之社会和政治制度的不满并不亚于马克思^③。而席勒对环境的政治和经济分析是粗略的。他以此方式对事物作了人类学的分析。我相信，这对其后更多的分析其中也包括马克思的分析起了一种示范的作用。因为席勒认为人的完美需要在文化中实现，所以任何异化必须具有文化或社会的区分。相关地，社会的异化必须用人类学方法来

① 席勒：《美育书简》第71页。

② 同上书，第72页。

③ 关于扼要讨论席勒异化概念至马克思的历史发展，可参见波皮茨《异化了的人》，第33—41页；施拉赫特《异化》，第23—25页。
W. 艾姆利希《席勒与人类社会的矛盾》载《抗议与允诺》（波恩——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60），第95—103页。此书也有一定价值——作者注。

解释。

在席勒看来,人的境况围绕一种基本异化、围绕他生存的人类学整体的分解而转移。只要人们被相互隔离开并相互处于一种对立的状态,那么构成人的人类学本质统一体的两种基本本能就会离异。这种对立可以表达为下述一系列的反题:精神与自然本身,本质与存在,整体与部分,普遍性与特殊性,国家与平民,理解力与想象力,科学与诗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等等。人的意识的统一已经被割裂开来,在那里断片的生活扎下了根基。席勒自己写下了使人联想到马克思观点的论述:

在近代社会中,“国家与教会、法律与习俗都分裂开来了,享受和劳动脱节,手段和目的脱节,努力和报酬脱节。永远束缚在整体中一个孤零零的断片上,人也就把自己变成一个断片了,耳朵里所听到的永远只是由他推动的机器轮盘的那种单调无味的嘈杂声响,人就无法发展他生存的和谐。他不是把人性印刻到他的本性上,而是变成他的职业和专门知识的一种标志。”^①

此外,人的异化是文化的自我创造的一种产物。席勒写道:“正是文化本身给近代人性带来了这种创伤。人性的内在联系被割裂了,一种毁灭性的冲突使其和谐的力量相互对立起来”^②(席勒假设以前有这样一个时期,那时人生活在和

① 席勒:《美育书简》第47—48页。有趣的是,实际上马克思也作了同样的控诉。然而马克思认为给人造成创伤的根源在于劳动分工。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写道:“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开始成为真实的分工。(与此相适应的是思想家、僧侣的最初形式)。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真实地这样想象:它是某种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东西……分工不仅使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耗由各种不同的人来分担……”

② 席勒:《美育书简》第46页。

潜与其自身内部的统一之中。这一时期反映了更天真、朴素而自然的社会秩序。席勒认为作为十八世纪德国人典范的这样一个历史上的田园牧歌时期是希腊。“我们看到那些非凡的人民(即希腊人)将完整的形式与完整的内容、将哲学理解与形象创造相结合……将想象的青春性和理性的成熟性结合在一种完美的人性中。在希腊文化时期……感性和精神尚未具有显著不同的性质,它们还没有被割裂开来……诗歌还没有和理智相敌对”^①。然而希腊文化(以及希腊人的自我意识)的过分朴素和天真使其消亡了。可以说它是人类的童年,是一个具有局限性和单纯整体的完美时期^②。

- ① 席勒:《美育书简》第45页。席勒在其《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1795)中,发挥了关于“天真”的概念和对希腊文化赞美的理论。见《席勒全集》第269—338页。有趣的是,马克思在解释为什么尽管产生希腊艺术的经济条件早已消失,而现代人仍崇拜希腊艺术时,不得不采用了席勒的非经济学的概念。马克思写道:“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的固有的性格不是在儿童的天性中纯真地复活着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卷,114页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H.阿封不得不承认,马克思含蓄地确认了审美经验具有非经济的独立性。阿封也引证了席勒《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参见《马克思主义美学》,译者H.R.兰恩(伊萨卡1973),第8—9页。
- ② 马克思也认为希腊文化是在完整形态范围内完善的表现。“因此,那幼稚的古代世界看起来便象是一种格外崇高的世界。(比之于资本主义世界),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古代世界也确是人们寻求一切完善形象、形态和圆满境界的所在。那是在狭隘观点以内的一种满足,而现代则教人永不知足,否则要是谁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觉得称心如意,那必定是个庸夫俗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文本,人民出版社,第3分册,第105页)。

“但是历史地‘成长着’的人迟早要突破他历史和文化童年的界限”^① 换句话说，人的理性官能不得不抛弃想象的锁链、童年的局限以及人生存的整体性，以便在认识上继续前进。席勒对于“理性”的理解并不局限于康德所述理论和道德的官能，还看成是人在技术上利用已知的自然规律将他的环境变换成人主观的器官的能力^②（因此），“要发展人的多方面潜在能力，除了使这些能力相互对立之外别无它法。这种力量的对立是文化的巨大工具，但仅仅是一种工具，因为只要这种对立存在，人就只能处于完成文化使命的中途”^③ 当人将其异化了的理性用于文化时，他所建立的当然也是异化形态的文化和社会生活。然而，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唯一道路。无论如何，这种发展只是手段，而不是历史的目的。

“这肯定是错误的，为了完善某一种官能而牺牲其整体。既使自然的规律趋向如此，技术活动破坏了艺术，我们必须有能力用一种更高的艺术恢复我们天性中的完整”^④ 阐述席勒思想中关于“解放”的构成已经超出本文的范围。在这方面我只想考察关于人的解放状态的审美本性。

审美意识

人的完美是人的形式需要与感性需要相统一的产物。席勒美学说明人的意识如何具有这种统一的结构。完美的人在

① 席勒：《美育书简》第50页。

② 马克思本人曾经维护过工业是人的主观性的外化这一与“唯心主义”相似的观点。“自然并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机车、铁路、电报、自动纺棉机等等，它们都是人类工业底产物，自然的物质转变为由人类意志驾驭自然或人类在自然界里活动的器官。它们是由人类的手所创造的人类头脑底器官；都是物化的智力。（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刘潇然译，人民出版社，第3分册，第358页）。

③ 席勒：《美育书简》第50页。

④ 同上书，第52页。

体验他自身和客观世界的整体时，是把它当作此种完美主体的反映。

“如果人同时具有这两种体验，同时意识到他的自由并感觉到他的存在；作为物质材料他感觉到，同时作为精神的东西他又认识到；只有在这些情况下他才具有他的人性的完整的直观。而为他创造了这种直观的对象，就是他所完成的规定的一种象征，用于作为无限性的一种表现，因为这种规定只有经全部时代才能实现”^①。

在这些情况下，在人自身的感性意识及其环境中，给人揭示出人的“神性倾向”——他生存的整体。这样一种综合构成了人的人性的观念^②。简而言之，我们必须对这样一种观念的统一作区分为人类学和经验的考察。

席勒认为，这种分解的实质和规律按人类学说来是感性本能与形式本能的一种功能。“用一个普通的概念来说明，感性本能的对象就是最广义的生活；这个概念是指全部物质存在以及凡是呈现于感性的东西。形式本能的对象，也用一個普通的概念来说明，就是同时用本义与引申意义的形象。这个概念包括事物的一切形式方面的性质以及它对人类各种思考力的关系。”^③克服人的异化，达到他的最高的完美，需要生活与形式的统一。在席勒那里，将这种设想为心理学的融合称之为“游戏本能”。“游戏本能的对象，还是用一个普通的概念来说明，可以叫作活的形象，这个概念指现象的一

① 席勒：《美育书简》第74页。

② 同上书，第73页。

③ 同上书，第76页。

切审美性质，总之指最广义的美”^①

普遍与特殊，类的自由与感性需要，创造性与对自然的依赖性，能动性与感受性，全部地互相渗透，溶合成一个统一的冲动，成为审美状态中活的形象。“只有当人的形象活在我们的感觉里，而他的生活在我们的理解里取得形式的时候，他才是活的形象。在我们把它判定为美的地方，情况总是如此。”^②换句话说，只有当感官清除掉动物属性并由普遍、逻辑公理的绝对所构成时，人的感官才能感受到美。达到这一点，理想化的感觉就可以使人感觉而不只是抽象地知道那被注入到并表现着各种经验特殊的普遍。这就可以说感官成了理论家。在主观上，在游戏时就可以体验到人的形式本能与物质本能的协调配合。“因为归根到底，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是人”^③。此外，从最充分的人类学意义上说，当人在美的状态中游戏的时候，他才真正是在游戏^④。因此在游戏本能中是实现了人的解放的。这种解放就是对“力量的绝对显现”的觉察。换句话说，“在美中……反映出人的绝对崇高……，在感官世界中以其自身的想象游戏的人就成为我们心中的神”^⑤。因此，处于审美状态的人由理性和感性的不由自主的强制中解放出他生存的整体，在文化的经验世界中认识他自身的“神性倾向”。

① 席勒：《美育书简》第73页。关于席勒“活的形象”概念的思想背景，参见L.P.维赛尔《席勒活的形象美学的历史及哲学背景》，见《华盛顿大学学位论文》（1967）。——作者注。

② 席勒：《美育书简》第76页。

③ 同上书，第79页。

④ 同上。

⑤ 席勒：《论优美》第244页。